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四二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分地翻身要靠八路軍
負責包耕多打糧
代縣張村群衆開會檢討優抗代耕

（代縣訊）四區張村貧苦農民分到土地後，召開全村羣衆會檢討優抗。會上，王五九反省說：「前年我給老抗屬劉祥種瓜，心裏想早回家，不耐煩好好做，一個窩，有的抓了一把籽，有的一顆不放就埋住了，今天想起來，實在對不起八路軍。」張二且接着說：「我也對不起抗屬，去年我給劉祥割穀，一整天只割了兩捆穀，三晌飯，頓頓要吃。」村長劉二虎檢討自己沒負起責任：「瞎見抗屬叫代耕心裏就煩，不管三七二十一，派去人就算了，也不到地裏檢查做的好壞，結果代耕的人在地裏休息一天，做不下活，明天又得派人去，這樣抗屬莊禾長不好，打不下糧食，羣衆也誤了工。」檢討後，大家認識到沒有八路軍，就沒有土地，不好好優抗實在不對。張三娃說：「張村數我窮哩！這次也數我分的地多，靠誰哩！還不是靠八路軍給咱打開下的，沒有八路軍，咱們還能翻身嗎?!」大家研究今年要好好給抗屬包耕，多打糧，評定産量，誤了抗屬的土地要受到全村的批評、處分，還要照評議的産量照數補給抗屬。沒有肥料的抗屬，羣衆自動提出送給肥料，並訂下制度，幹部們要時常到抗屬地裏去檢查。抗屬們在會上聽了大家的反省和佈置今年包耕的情形，都很滿意。（鍾屏、張偉）

「通海」部某團砲兵連戰士
幫駐地羣衆送糞

（本報訊）「通海」部在戰役空隙的練兵中，各部隊抓緊做羣衆工作。各團爲減輕羣衆的負担，除抽牲口幫助送糞外，還抽空拾柴火。某團除已派出興嵐兩縣抗屬耕耘慰問團外，三月十九日，又派一個慰問團到文交平川，一面慰問本團家屬，一面發動部隊幫駐村老鄉送糞耕地。砲兵連叫各班自動報名參加送糞時，嵐縣老戰士張丙只說：「政府幫助我家分了地，優待了我家，今天難不是給自家動彈，也要和自家幹一樣。」一排長王計小說：「我們和老百姓是同一個任務，我們在前方打仗，老百姓在後方生產，也要互相幫助。」這樣一動員，就有十五個人自動參加。晚上勞動回來，連部又叫大家討論：「我們爲什麼要幫助羣衆？」許多戰士都說：「叫老百姓翻身發財，軍隊也才能生活得好！」團政治處就把砲兵連的材料印出來，推廣到全團。現在團裏又編了戰士和房東合開家庭會議的方法，由房東報告翻身經過和目前生活情形，並對部隊提意見，以教育戰士。

「龍川」解放戰士
自動給老鄉打柴鋤麥子

（本報訊）「龍川」部駐村羣衆熱烈照護部隊，楊村解放戰士段近體、呂禮周、張喜、楊根順看了很感動，就向班長說：「我們在那邊沒有解放的時候，看見老鄉怎麼忙也不管他。可是我們來到八路軍，學習了一個多月，知道八路軍是爲人民做事的隊伍，我們現在也是八路軍，看到老鄉有困難就要幫助，班長領上我們「去地裏給做活吧。」班長就找了三家抗屬，領他們去給老鄉翻糞、送糞，鋤麥子、西瓜。解放過來的劉占元，也給老鄉担糞。楊桂和解放戰士李貴和，還給老鄉打了一百四十多斤柴。解放戰士關榮、郭云山兩個，看見坐壞了老鄉的椅子，自動給修好了。賀庚士也自動幫老鄉倒糞掃乾淨。

行署重申前令
嚴禁機關部隊租種調劑羣衆土地

（本報訊）行署前曾通令嚴格禁止機關、部隊向羣衆租種或調劑土地，但個別地區仍有變相租種和藉故調劑的，爲此行署特重申前令，指出：各縣如已發生類似神池的問題，應迅速追究，如以後再發現，處罰不法行爲，並土地應一律追回歸還農民。

命令神池縣長
立即追究公安局長縣游擊隊非法租地

（本報訊）昨日本報一版「公安總局農場違法調劑水坪地」消息內，提到神池公安局長將他家土地租給公安總局，及該縣游擊隊同戰士家中租地的問題，切悉邊區行署已發出指令，命令神池李縣長立即派得力幹部去各該村調查眞相，在羣衆大會上根據行署前次通令認眞解決，依照土地改革辦法，把土地追回。指令提到：屬於地主富有害的封建部分，依照土地改革辦法，分給貧苦抗屬及貧苦無地少地的農民，如留時不能實行土地改革，也要無代價的調劑給貧苦羣衆；如屬於農民者歸本人。指令最後指出：應召集區級軍政民負責人討論對公安局及游擊隊負責同志應受的處分與批評，同時要在全縣各部中展開討論，教育幹部，加強對貫徹土地改革政策的責任心。

臨縣秦家坪等村群衆
修渠漫地送糞翻地

（本報訊）臨縣秋水河上自徐家溝至南莊十里地內的兩條大水渠，經四五天修理，已於清明節先後上水漫地。兩渠各長五里，澆故縣、秦家坪、南莊、小王家灣等村水地二千四五百畝。修渠中，各村男勞動力除擔糞攪麥苗外，大部出動，採取按地均工的變工辦法。目前，故縣、小王家灣未進行土地改革，但貧苦農民已調劑到至少在一畝以上的水地。秦家坪、南莊，農民已經討論決定，日內分配土地時必須保證貧苦農民人人有足夠的水地耕種，所以也來沒有一畝水地的農民，都趕緊荷鍬，參加修渠；準備在行將分得的水地上播種。記者會參觀修渠，農民對於今年的生産，特別是分得水地的農民，表現了特別高漲的情緒。貧農劉尚千指着一陌平坦的水地對記者說：「從前，這樣好的水地，都是地主的，咱一點也不夠，可是沒份，地主吃租子，如今地歸農民了，咱也有水地種了。毛主席對咱貧苦農民心真好呀！」貧農孫如銀說：「貧苦農民有了土地，今年政府又發了几十萬貸款，光咱秦家坪就是二百萬。生産困難也解決了，剩下的就靠自己努力生産了。」現在秦家坪羣衆晚上開會研究分配土地，天一亮就趕牛翻地，不放過一點時間。他們說：「看今年吧，秦家坪往起翻呀！」（民）

分到土地的農民
修水渠抗天旱

（興縣訊）五區鄭家塔土地改革後，農民生産情緒很高。因近日無雨，夏田不能下種，貧農賀命璞、白增謙等就醞釀修水渠：「咱們得到土地，不下雨種不上，還是不能翻身！」中農丑猪出熱念地和農會幹事白鐵孩商量，就在選舉代表的大會上討論修渠問題，提出引大川的河水灌田，變旱地爲水地。大家一致贊成。當即選出尹九恥等五人爲水利委員，計劃修三道水渠，共長一千四百三十丈，需人工五百個，能灌地三百六十畝。開工後每日有五十多人趕修，貧農白拙兒邊做邊喊：「加油！這是爲咱自己幹呀！」中農尹狗出世熱烈響應：「我打衝鋒！」他脫了褲子下河，撩石頭壘河堰。至本月七日，第一道水渠修成，已澆地九十餘畝。（宋璇）

嚴懲破壞土地改革者！
五城　郭培基被押送政府

（本報訊）五寨城關羣衆在複查土地中，審出搗穿有漢奸行的惡霸地主郭培基之誘羣衆破壞土地改革與備戰工作陰謀，將押送政府法辦。郭培基在敵佔五寨城時，將自己的女兒送給敵譯官，五寨解放後，敵翻譯官逃往嵐縣，郭某去冬又將女兒送嵐縣，今春又回到了五寨。最近複查土地中，羣衆從郭培基手中澈底清算出土地二十七垧，房及舖面十間。郭培基利用防空提會，聯絡了地主增貴、伊樹富、周富、周喜等七八人，每天在南門外三官廟集會，佈置破壞土地改革及備戰工作，通過郭文斗等壞人在羣衆中散佈「窮人要打好槍，白拿了人家東西，死後要上刀山、下油鍋」等迷信的鬼話威脅羣衆。挖防空洞防空時，他便說：「挖甚呢，躲甚呢？蔣介石飛機不炸老百姓，炸的是八路軍！」更公開造謠誘惑羣衆說：「蔣軍快來五寨呀，河、保都丟了。」又說：「郭一個朝廷不納粮，舊軍回來也一樣。」有些較落後的羣衆聽到謠言後，連分到的土地也不敢種下。爲了揭破郭增基這些謠言，南關幹部劉鳳岐和幾個民兵，一連偵察了三天，三月四日，郭增基等人又集衆在三官廟，進行破壞活動，被民兵扣押起來，召開羣衆大會，大家對惡霸地主破壞政權危害羣衆的陰謀罪行，恨之入骨。貧農賈照林從家中搜到郭增基面前當衆揭穿他的無恥事實，指出郭增基造謠說：「蔣介石飛機炸老百姓，炸的是八路軍；前天蔣介石飛機在四門外炸死的也是羣衆的七條牛，是老百姓的是誰的？」賈斷說：「你是想叫老百姓不要怕飛機，飛機來了都炸死，你就高興了嗎？」周圍羣衆齊喊：「八路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蔣介石是我們大家的敵人！不要小了惡霸地主挑撥離間的鬼計！」接着羣衆又講河、保不但沒丟，而且幾次打退河四周軍的進攻，紛駁了惡霸的謠言。最後郭增基當衆說出全部陰謀。羣衆押送交政府，要求嚴懲罪犯。（流）

隰縣我軍
擊潰閻頑「政治土匪」

（新華社隰縣十一日電）閻頑政治土匪楊茂勝結合兵痞流氓二十八人，帶機槍一挺，步槍十四支，在隰縣境內殺人搶掠，强姦婦女，無所不爲。一個月來共打死我工作人員十名，殺死老百姓五個。三、六區羣衆損失很重。我軍某部及當地民兵，聞訊即往圍剿，九日下午追至石馬溝，將該匪擊潰，生俘小頭子薛顯貴及土匪劉煥生、趙振英等三人，繳步槍三支，打傷土匪一名，現我軍正繼續跟踪追擊中。

接受實校學員的控訴與要求

法院覆判漢奸馮龍死刑

（本報訊）據實驗學校本報通訊員馮鳳周、劉國喜三月二十二日報導：嵐縣後溝村漢奸馮龍，殺害同胞，罪大惡極。民國二十四年春我軍解放嵐縣後，馮逆被捕，該村群眾曾兩次要求政府處以極刑，嵐縣政府竟未接受群眾要求，只判決馮逆兩年半徒刑，送交高等法院監獄羈押。此次嵐縣受訓幹部馮元藩同志，曾在該校四百餘學員的大會上，對馮逆殺人罪行，提出控訴。全體學員聽了他對馮逆龍之控訴後，極為憤慨，並一致要求政府重新審理，並應將人民公敵馮龍解回嵐縣，交當地群眾公審懲辦。本報當將該項控訴材料及實校學員要求，函送行署，請查照處理。茲據高等法院函覆本報稱：根據原判理由及控訴材料研究後，對該犯的原判確係不當，應依法覆判該犯死刑，並沒收其財產，以賠償群眾損失並撫卹被害家屬。現馮逆已由嵐縣派警，由高等法院監獄押解嵐縣。

馮逆的罪惡

馮逆竊據嵐縣三區後溝村人，有好地二百餘畝，每年放債白洋三百餘元、糧食百餘石。馮家父子三人，在村裏狼狽剝削農民，無惡不作。其父馮懷珠，在閻頑舊政權時曾當過六年助理員，包收各種稅務；其兄馮光，三九年參加閻特「突擊團」，晉西事變後投敵到了太原，四零年敵佔嵐縣後返回，任「維持會」書記。此時馮龍即當了敵寇「先鋒隊」，在嵐縣王堡村打死我軍兩個戰士，並向晉明日寇告密，說後溝村民馮貴運「通匪」，後被敵扣在晉明，備受酷刑；同時詐過農會秘書馮滿成等五家二百多塊白洋。四零年日寇春季「掃蕩」嵐縣時，全村群眾均已躲避，馮家父子將敵迎至家中，報告村裏有五個犧牲幹部，當時被敵人[illegible]村副馮貴忠搜出，活埋了。馮逆當作證後，結果馮貴忠父子兩個逮捕起來，當時該村馮志明（馮逆本家）即活動，他向農會秘書馮滿成說：「日後時局變動，他會保護你，不讓他死了。」保回來以後，他會講良心的。」在上年冬的馮滿成同志錯誤的作法下，以後溝和屯營兩村群眾名義，寫了保狀，向民主政府請求，政府以為是群眾要求，便將馮逆釋放。馮逆回來後，即到晉明報告敵人說，後溝村有五家犧盟會幹部（馮滿成在內），當即引敵回村捕捉。馮逆先回村假意和馮滿成談話，等敵人來到，便將滿成抱住，大呼：「犧盟會幹部我捉住了！」四十多個敵人一擁上前去，將滿成捆起。馮逆又引上敵人將五家幹部家產全部搶光。第二天馮滿成亦被殺害了。馮逆罪惡深重，於此可見。

陽曲官莊村群眾

向奸霸復仇氣沒出夠

人民的罪犯未受到應有的懲處

（陽曲訊）據通訊員李國華、王明儒、尹德義報導：陽曲官莊村地主奸霸尹富太、尹二太、尹保銀等，在去冬閻軍侵佔之後，組織偽政權，投靠閻頑，竟向人民變本加利的進行「倒算」，並組織「刀子隊」，製造恐怖，公開叫囂：「今天殺這個，明天殺那個。」許多群眾怕得逃到外村。他們把各家的米麵財物搶光，同時利用流氓破鞋散佈謠言，威脅欺騙外縣群眾回來。郝根蔚的母親在他們欺騙之下，把兒子喚了回來，但剛回村就被奸霸「保銀子」的老婆告給閻頑「治村」抓走，當下被殺掉。還有被騙回來的青年也都被抓走。在這種恐怖壓迫之下，尹四則、尹財等好老百姓都被逼的自殺了。二月我軍解放官莊後，群眾歡呼天開日，一齊起來復仇。郝根蔚的老母親哭訴：「麻雀子」殺死她的兒子：「就是坨蛋的一個指導員叫殺的，我在外邊聽見。」「八路軍和××七八個人，今天來啦，我要為我兒報仇啊！」群眾高呼：「打倒麻雀子，給根蔚報仇！」數十個人一擁上去，同這個女奸霸作清算。我工作同志此時向群眾再三「勸」，要群眾靜下來。後群眾喊：「要打斷南溝山的賊腿，拔了賊毛。」許多群眾更控訴奸霸「刀子隊」的罪行，有的說要叫尹富太們再不欺壓老百姓，光叫退地不行的。三天控訴大會上群眾講話的很多。最後區上負責同志向群眾宣佈處理辦法：尹富太、尹保銀送交政府辦理，尹二太、南溝山等向群眾「認錯」，並叫找下「保人」，大會就此結束。

（編者按：尹富太、尹二太、尹保銀等，不是普通地主惡霸，而是投靠閻錫山殺害人民的兇犯，應受到人民的嚴厲制裁。當地群眾的復仇情緒極高，但從來稿看，工作同志沒有滿足群眾的要求，鬥爭中怕群眾「一鍋火」，要群眾「靜」下來，事後又包辦代替，提出處理辦法。來稿中還有：有的群眾說「光叫尹富太退地不行」，這一點看出會上可能決定要讓些奸霸「退地」，（條件份子，應依法沒收財產！）這些作法都是不妥當的。希望該縣領導上加以注意糾正，檢查，根據群眾要求很好處理才是。）

三個弟弟都是八路軍 王懷黃分到好坪地

（新華社臨縣十日電）臨縣三區河燈村群眾，在分配惡霸地主孟懷邈之一百零一畝土地的鬥爭果實時，自動提出要先照顧貧苦抗屬和窮苦農民。在大會上，村民郭爾家即提出王懷黃老漢弟兄四個，三個就在八路軍裏，但幾年「編組分地」，他不能種一分地，每天只靠打柴、搗炭養活六七口人。到會群眾齊聲說：「他是第一個有功人。」結果分給王懷黃十畝好坪地、九畝好坡地。大家又提出給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的貧農周三娃分地，周在閻頑「兵農合一」暴政下，因年老不讓種地，每日也是靠打短工、磨豆腐、下煤窯勉強為生。此次分到了七畝坪地、十畝坡地。群眾這種關照抗屬和貧苦農民的精神，使他們很感動。王懷黃老漢向大家說：「我兄弟三人當八路軍，是為了大家，大家又這樣幫我翻身，就是天下頂好的事」。周三娃說：「從前餓的沒辦法，閻錫山逼的我學巫神，捉鬼，掙幾個錢過日子；如今，新政府幫我翻身，我的光景能過好啦！」（郝忠玉）

南莊村羣眾起來了

——撕破臉與地主惡霸清算

谷蘭

臨縣五區南莊自然村，是個從未激發動過群眾鬥爭的村莊，地主惡霸的兇焰至今未垮，農民仍受他們的欺詐壓迫，如老地主郝家四兄弟（郝養榮、郝養華、郝養恭、郝養貴）及喬家兩兄弟（喬樹藩、喬樹興）等在村內作威作福，打罵群眾，霸佔土地，逃避負擔無惡不作。此次工作團下鄉解決土地問題，向群眾宣傳「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農民認清翻身的道路，群眾覺悟到只有起來以自己的力量打垮地主階級的威力，消滅它的剝削壓迫才能翻身。三月二十四日，群眾自己的鬥爭大會開始了，全村群眾訴說已被壓迫的苦痛，郝年旺站起來說：「郝養華不講理，你的地賣給我們，地上的樹賣了又不給，你就打，打去。我大（父親）不依，你就捆吊，逼的我大的尿拉在褲裏，還要跳脾，打的我大躺了一月不能動彈。郝養榮家硬賴我偷他的衣服，全村人都知道，我們那家是偷人的呢！……」話未說完，郝養榮兄弟，叫了出來，群眾齊聲叫喊著：「要他說是真的，還是假的？」「是真的，是真的，年旺說的全是實話，那是我們不對，樹要賠，打傷人要算醫藥費。」

一個一個的清算接着來了。「我在郝養貴家當長工，他們吃好的，我吃壞的；他們吃稠的，我吃稀的，挑糞擔水，工錢一點也不給，全工作的事，我吃不住，不依。咱們窮人被逼的，和郝家說理，[illegible]……」「咱只吃了兩小碗，郝家讓我去，[illegible]……」

……得我一家離散。至今十二年了，害得我好慘呀！」這時氣得老婆婆手腳都抖起來，眾人又齊聲叫喚起來：「要他出上十二年的工錢，還得給老婆婆養老費。」

從早到晚有廿六七人向大會控告，直到天晚才休會。

第二天大會繼續進行，雖然風很大，群眾仍如頭天一樣踴躍到會。上午繼續向郝家清算，總計向郝家提出的清算案共有四十九件。每件均由地主當面承認是事實，並承認負責賠償。接着群眾跟隨地主去窯內取賠償的財物。地主階級總是詭計多端的，大會前他的珍貴物品早已隱匿不肯拿出，群眾氣的又帶回大會來鬥爭他，然後才從他窯內取出了衣服銀錢紬緞等物。下午匯集清算的財物，[illegible]……

除打罵群眾外，他敢向公家搗鬼，害八路軍。李桂元控訴說：「那年八路軍住我村，[illegible]……」說：「郝樹興在[illegible]時，嚇了五年。」郝金鎖提出：「我家丟了黑豆，郝樹興跑到我門前，說我是盜盜，要你洗聲。」群眾訴一件追問一件，提出了十六件，可是當面他也不承認，反而氣勢兇兇，這樣更激起了群眾對這惡霸的仇恨。

清算後，群眾又通過了分配的初步辦法，根據共同鬥爭，特別照顧貧苦農民的辦法，清算委員會及土地改革委員會研究及計劃。至此二百多群眾結束了幾天的緊張的清算……

興縣張家坨台等村

幹部貸牛要私情

該貸的人沒貸上

（興縣訊）四區張家坨台發放貸牛時，農會幹事劉開閭全要私情。在群眾會上他沒好好宣傳，按說：「一按貸款指示，我是你們幹部不應貸，但你們如果不要，同意我，我就也能貸。有意見會上說，會後咱不聽閒話！」他一輯咋，誰也沒說一話，牛便被他和另一個叫高萬金的貸去了。（高有一百多垧山地，雖是生活困難，可是在本村不是頂困難的人家。）同縣馬家塌村也有同樣事情：分隊長王八樣兒和富農劉桂倫是親戚，他藉口說劉是抗屬，可以貸牛，就給了劉一股子，而別的很多真正貧苦的人家卻沒貸上。井溝村貸款中，也有毛病：貧富不分，抗屬，誰提出貸給誰。如抗屬孫侯鳳說缺口糧種籽，幹部們沒調查，就估計他的口糧給他一石五斗米、籽種二石五斗米，其實他家有兩個勞動力，還和別人夥喂一頭牛，一個種地，一個出去打短賺錢，頂多借給一石三斗小米就行了，但卻借給他家那麼多，使比他更貧苦的群眾沒貸上。這些毛病，經過行政村幹部會研究，決定糾正。（白仕熙）

神池韓家窯

七石九斗貸糧 借給七戶貧苦群衆

——種籽困難已經解決了——

（神池訊）三區韓家窯村，共有三十四戶人家，春耕貸款七石九斗雜糧，集中貸給七戶貧苦群眾，最少的也貸到七斗，種籽困難已告解決。七家貸戶中有一家是一個帶有二流子習氣的人，但也是村中最窮的一戶。他甚麼好處也沒，就是懶惰，做半天，住半天。自去年得到十五垧地，每天提溜籃拾糞，生產情緒比往年好些。群眾見他今年比往年好些，但是：貸款不給他，給他的貸款仍要附帶條件：若是種上荒蕪了他的手，青苗交群眾經管，打下糧食也不歸他有，這樣來督促他努力勞動。（陳良柱）

讀者來信

快快打死瘋狗

編輯同志：

我村在今年正月底，不知怎樣就瘋了一隻狗，被牠咬傷五隻狗、一個人、兩條耕牛，後來把牠打死，但到一月，被咬過的狗又瘋了一隻，咬傷三個小孩、兩個大人，全村的大部被牠咬過，還咬了幾隻羊。群眾恐怕傳染，請快快告訴我們一個治療的辦法。

興四區紅月村塊偉臣等

後河堡村群衆

迅速轉運傷病員

蒸出熱窩窩慰勞

（本報訊）忻崞某部休養所轉移中，路經七區後河堡村，該村是貧困村莊，房屋窯洞簡陋，群眾多散住在山溝林地中；但群眾幹部一見傷員同志到來，仍積極組織群眾，四小時內把×十餘個傷病員，轉運到該地。傷員到該村時，群眾蒸熱米麵窩窩慰勞傷病員同志。吃的老漢對傷員說：「不算好，熱熱的吃上，也算是盡我老漢的一點心。」同時在該村參加貸款工作的高小學生[illegible]功、趙立緒、王德彰也拿出節省下的窩窩，用火烤熱，親自餵傷員同志吃。（興鍵）

蘇中新四軍發動猛攻
三晝夜殲敵二千七百
三千平方里土地居民重獲解放

（新華社蘇中十日電）蘇中新四軍在橫貫蘇中之主要交通綫——海（安）栟（茶）綫上發動之猛烈攻勢，經三晝夜激戰，以殲滅蔣偽軍二千七百餘名勝利結束。新四軍自三日一鼓收復該綫中心據點李堡等十餘據點後，四日蔣軍組織東西兩路增援，企圖重佔李堡。東路從掘港、馬塘一帶，調來正在「會剿」如（皋）東之四十九師七十九旅二三五、二三七團各一部，由該旅長親率，首先侵佔儘河口。在圍殲李堡時，即遭新四軍某部三面合擊，殲其七百餘人，殘部逃回儘河口。西路由四十九師一零五旅率三一五團，由立發橋沿海（安）栟（茶）綫東犯丁家所，又遭新四軍猛擊，斃俘敵五百餘人，殘部潰退西場一帶。五日，新四軍某部收復海（安）栟（茶）綫終點栟茶重鎮，蔣軍老羞成怒，企圖在李堡附近與新四軍決戰，由常敗將軍四十九師師長王鐵漢（按該師去秋在蘇中新四軍七戰七捷時，大部被殲，後多爲抓丁補充）指揮，分兩路進犯，東路仍由七十九旅結集二三五團，由儘河口向北進犯，西路由一零五旅三一五團配合一零二旅三零四團一個營（從姜堰調來），東犯丁家所。待敵東路至李堡西三里之陳家莊一帶時，新四軍即從兩面夾擊，殺傷俘共四百餘人後，主動撤出戰鬥。整個戰役，連收復李堡之役在內，共斃傷俘蔣軍四十九師七九旅二三七團二千四百餘名，內俘該團副營長以下九百餘名，斃傷該團副團長以下一千五百餘名，另斃俘蔣偽「還鄉團」等三百餘人，繳重機槍十挺，各種輕機槍五十餘挺，美造八二迫擊砲、六零砲、火箭筒等十門，擲彈筒十五門，長短槍四百餘支，子彈十餘萬發，電台一架及其他物資甚多，拔除該縣重鎮李堡、栟茶、西場、丁家所、儘河口、角斜場及大馬頭、七灶圍田、蛋兒樹、陳介莊、老總圍等大小十一據點，並摧毀該綫大小碉堡一百餘座，使該綫東西百餘里南北三十里之三千平方里土地居民，重獲解放。蔣軍封鎖海（安）泰（州）、海（安）栟（茶）妄圖在三月底完成「清剿」之計劃，完全破產。

李堡之捷是蘇中蔣後戰局開始變化的信號
——山東大衆日報社論稱：

（新華社山東十日電）此間大衆日報頃以首條地位，列出李堡之捷，並發表社論稱：李堡之捷，證明了今天蔣後軍民已經不僅能夠堅持、發展，而且能夠集結力量，尋求敵人弱點，在重要地區主動殲敵。這個變化的意義是極其重大的，它暴露了蔣後空虛，蔣軍顧此失彼，狼狽不堪。它在華東戰場上的有限兵力，顧了津浦綫與隴海綫的絕望「攻勢」，就顧不到侵佔區的守備。在蘇中侵佔區，則是顧到此一地區的守備和「清剿」，就不到彼一地區的守備和「清剿」，因此，給蘇中蔣後軍民以經常有利反擊的機會。社論繼稱：李堡之捷，是蔣後戰局開始變化的信號，在蔣後英勇軍民在艱苦鬥爭與組織，尋求有利條件組織反擊的情況下，這個變化就會更快的發展，直到配合正面反擊，全部收復失地。同時，蘇中以至華中蔣後戰局的變化，又是整個華東正面戰局正在變化的一個縮影。蔣軍在宿北戰役、魯南戰役特別是萊蕪戰役慘敗後，正像受了傷的野獸，瞎撞亂竄，急於咬人，並正在津浦綫狼奔豕突的時候，蔣後蘇中英勇軍民在李堡給蔣軍側背狠狠一擊，華東人民解放軍陳毅將軍、粟裕將軍的常勝野戰大軍，便能以逸待勞，給蔣軍正面以更重的一擊。如此，蔣後與正面配合相互輝映，必使蔣軍捉襟見肘，更加陷於窘境。社論指出蘇中這一勝利乃是長期鬥爭的結果，並略述抗日戰爭中蘇中軍民之英勇鬥爭後，寫道：去年七月中旬，蔣軍集中數十萬大軍，瘋狂進攻，蘇中軍民英勇抗擊，贏得了七戰七捷的光輝戰績。待戰局北移，蘇中軍民又堅持陣地，與敵周旋，贏得了蘇中解放區今天這樣的局面，贏得了李堡之捷。我們謹向蘇中蔣後英勇軍民的勝利祝賀。社論結語稱：我們相信蘇中英勇軍民一定能夠聞勝勿驕，再接再厲，爭取第二個第三個……李堡之捷，直至配合正面反攻，取得愛國自衛戰爭的徹底勝利。

西滿地區我軍
收復康平殲敵三百餘

（新華社東北九日急電）遼吉人民解放軍地方武裝於八日晨五時收復康平縣城，殲蔣軍三十一軍騎一師及縣保安隊共兩個連，俘敵正副大隊長以下三百餘，斃五十餘。此爲西滿地區今年以來繼開魯、庫倫之後收復之第三座城市。按康平係於去年八月二十五日爲蔣軍七十一軍所侵佔，其時適爲東北二次停戰協定甫訂，首先即爲蔣軍侵佔康平之行動所撕毀。

破擊、伏擊、襲擊
太岳游擊戰有新發展

（新華社晉冀魯豫八日電）太岳各地游擊戰爭續有新發展。三分區地方武裝自三月十九日起，對横林至崔鎮、聞喜至水頭、安邑至夏縣及張茅等公路展開破擊攻勢，剪獲電綫近二百斤，燒毀敵汽車一輛、繳獲大車十餘輛、蔣幣七十萬元、步槍一挺。本月一日，夏縣游擊隊伏擊偽王剛搶糧蔣軍，以突然猛撲，將敵全部解決，無一漏網，俘蔣軍排長以下十二名，我無傷亡，軍區首長通令表揚，譽爲游擊隊乾脆殲敵的光輝範例。上月十號至十三號，僅夏縣、稷山二縣民兵，斃敵二十四名，俘敵連長以下三十四名。稷山民兵第四連，於二十一日襲擊堆後村蔣軍電報組，生俘小隊長李長修以下七名。平陸縣軍民於三月下旬襲擊孫家溝、趙壁、后壁等敵據點，十天斃俘偽軍七十餘人，使閻偽搶糧活動斂跡。二分區臨汾、襄陵、曲沃

民主政府進入濮陽城
救濟人民恢復工商業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十日電）前綫記者聞報導：民主政府於本月二日進入濮陽城後，正積極救濟人民，恢復工商業。該城的工商業經過民主政府二年的大力扶植，曾成爲冀魯豫三大商業城市之一。去年十二月初被蔣軍侵佔後，新發展起來的二百餘家手工捲烟廠，數家擁有四十餘架織機的土布廠及廿餘家彈花廠，全部倒閉。蔣軍禁止集市，小販全部失業，南街最大的花、布、線商家張二貴，在民主政府時期，商業發展一倍以上，蔣軍到後，花、布、線不能成交，並被蔣軍敲詐一百萬元，終於倒閉。三青團、國民黨縣黨部、國防部服務隊、一二七旅政訓處等機關，隨意向各家送條「借款」敲詐，僅南大街商家，被「借」者即在十家以上。城內四百一十戶貧民，以前在民主政府扶助下，種田由七頃增大至十頃，產量由十萬斤增至一百四十萬斤，蔣軍到後，淋鹽工具被搶走或破壞，並禁止淋鹽，使二千二百鹽民失業，半數以上流爲乞丐。西街鹽民郭新來，在民主政府時期，一年買地十五畝，存糧六石，現在已無法生活。東街天主堂東關基督教堂及教會辦的邢美中學，均被蔣軍做了兵營，耶穌像被蠻滿槍眼。西四街的「天主之家」做了蔣軍馬房，臭氣薰天。基督教之醫院亦被强迫「接收」，作爲軍用，藥品器具被搶掠一空。蔣軍拆去許多民房，增修三道圍寨，寨內外居民不准來往，各保派有蔣軍一二七旅政訓處之指導員與戶籍警，每夜搜查戶口，抓人搶掠。蔣軍在其統治的四個月零五天內，活埋擄民三百人以上，街上每天可聽到慘叫，蔣家縣政府之卷宗內，許多人名下批着「秘結」（即活埋）二字。

東北蔣軍頹勢已成
妄圖挖肉補瘡必然兩頭吃虧
——東北我軍軍事觀察家評稱——

（新華社東北十日電）此間軍事觀察家今日對記者稱：「此次南滿民主聯軍在柳（河）南戰役中，以一比八十之傷亡比例，在十小時內殲滅美械嫡系蔣軍一個師和一個團，並擊潰一個師，粉碎蔣介石杜聿明四次進攻，首創東北解放區軍民愛國自衛戰爭光輝戰例。」觀察家繼指出：「繼松（江）南之大捷後，柳（河）南大捷接踵而至，對於加速東北蔣軍之被動和發展我軍之主動，誠具重大意義。」當記者詢以蔣杜有無再從熱河或關內抽兵增援挽救其頹勢之可能時，觀察家笑曰：「君不見南滿我軍已給其增援部隊一個下馬威乎？蔣介石在東北到處碰壁，尤其南滿幾次進攻，連遭敗北後，月前從熱河戰場抽出第十三軍八十九師及五十四師兩個整師，九十三軍暫二十師暫二十二師各兩個團，總共十個團增援東北，而以其中之八個團進犯南滿，結果一敗塗地，未及二月，立即損失十分之四。蔣介石幻想以增援改變其既成之頹勢，或企圖集中全力首先突破南滿，挖肉補瘡，爲時已晚，其結果必然是『一個撲空，兩頭失塌』，君試拭目以待。」觀察家對柳河之捷備加讚譽，並謂：今我軍以相當於敵之兵力，獲得全勝，確又一次證明蔣軍戰鬥力日益削弱，我軍愈戰愈强。」

察南我軍追擊敗敵
又殲蔣軍七百

（新華社晉察冀十日電）察南人民解放軍三日於蘇山（張家口南百五十里）地區，擊潰蔣軍十六軍猛攻後，繼續追殲，復於五日在大畔附近，南竄向西逃竄之該軍九十四師二八四團團部及其所屬兩個營，生俘敵營長以下五百十五名，斃傷該團副團長以下二百餘名，繳砲五門，輕重機槍十二挺，步槍二百餘支，各種彈藥五萬餘發，戰馬百五十匹。

晉察冀大部地區
初步完成土地改革
護地游擊戰在邊緣區猛烈展開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土地改革在晉察冀邊區大部地區已初步完成，察南、冀晉及冀中的腹心地區，現正進行覆查。察南宣化、涿鹿、懷安、蔚縣、萬全、陽原等六縣六十萬農民，已自地主手中收回土地二百餘萬畝。涿鹿、蔚縣山區覆查工作完成後，正結合護地鬥爭，在各個邊地及平綏沿綫開展覆查。宣化趙家山、涿鹿平方寺等村農民，年年自發組織的護地鐮刀隊，在察南各地普遍。農民堅決反對地主與蔣偽軍的血腥反攻，他們口號是：「糧食吃了，地是收來了，就是不退，要打就動手。」護地游擊戰在察南、平漢、津浦北段沿綫地區及平津保三角地帶最爲猛烈，如徐水鐵路兩側的村莊，靜海縣河沿岸廿餘村及大清河沿岸八十餘村，多已在緊張的游擊戰爭下完成土地改革，翻身農民大批湧入當地游擊隊，保衛土地。北平近郊之宛平、大興（賀村），亦在覆查中。

獨夫授意陳儀「辭職」、圖緩和台灣人民憤怒
美報界對此猛烈抨擊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美新聞處息：美國報界對外傳蔣介石授意陳儀辭職以緩和台灣人民憤怒與欺騙中外人士一事，予以猛烈抨擊。舊金山紀事報二日論稱：『假使這（指陳儀「辭職」）就結束了整個事件，顯然是不夠的。中國人曾用激動的人道話語，呼籲抗議日本人的帝國主義大屠殺，這次人們抨擊中國人對台灣人施行殘忍的屠殺，一如日本帝國主義作風。如確有其事而且跟陳儀確實有關，他必須受到嚴正的懲處。他的辭職即使屬實，不見得可以卸掉他的過失，辭職不過是做官的一種姿態，這種姿態，對此情景是不適合的。』另外×××（電碼不明）報評稱：『即使台灣的惡劣情況僅只如所描述的一半的話，這種善後措施（指陳儀「辭職」），比起那些憑意恐怖的罪惡行動來，還嫌不夠，台灣應該有一次徹底清除。』

「文武雙全」
寶應某鄉聯防隊
又打敵人又分田

（新華社華中十日電）被當地羣衆譽爲「文武雙全」的寶應某鄉聯防隊，在緊張的反「清剿」中，一面集中打擊敵人，一面分散推進土地改革。該隊經常在蔣據點堡直港附近活動，曾在一天中連襲敵人三次，以麻雀戰術（即一個人伏下阻擊，另一個上去看好地形，前面找好，後面又翻向前），三個人擋住了敵人三次進攻。一次一個聯防小組在夜間搶運了十多萬斤公糧後，當夜他們並襲擊「還鄉團」，活捉蔣記保長各一。作戰空隙，該隊即積極幫助農民進行土地覆查，僅在某村，即補足八戶貧農五戶中農的土地。他們並先後協助農民恢復了三個鄉民主政權。

蔣軍陷永清

盤據平津北段蔣軍九十四軍所部共約五個團，配合由北寧綫上唐坊、安定兩車站一帶出動之蔣軍十六軍二十二師兩個團，於上月三十一日起開始會犯冀中解放區，四日侵陷該區永清縣城。

紅意見

徹底檢查小學教育的階級路綫

正力

朔縣四區辛窯上等六個村小學，地主富農子弟佔學齡兒童百分之九十以上，中農百分之五十，貧僱農子弟入學者只佔百分之三十七。

又朔縣二區十個村的小學三百四十九個入校生中，流動最大時學兒童總二百九十一人，佔入校生百分之八十三，最少時，是一百四十五名，佔入校生百分之四十一。學生讀勤課因，多半是貧苦子弟，幫助家庭勞動，在冬天，貧苦子弟沒有穿的，根本不能出門。

據兩個村材料，說明今天貧苦羣衆子弟，絕大部份因爲經濟上未徹底翻身，未能入學，少部份入了學的，也因爲生產需要，不能不學三天，停兩天。相反，大部份入了學、且能經常學習的只有地主、富農，至少是中農子弟。

這種情況，不是新區特有的現象，在老區如興縣也是這樣的。這次興縣召集十幾個教員舉行的座談會上就反映了一些問題，如胡家溝小學，本村已沒有地主，入學的是二十多個兒童，還有十多個兒童都因貧苦沒有入學。興縣城西關，就有三十多個貧苦兒童沒有入學。至於完小高級班，貧苦生更沒有插足的可能了，興縣一完小去年畢業了九個學生，除了幹部子弟而外，全是地主、大商人子弟。

基本羣衆因翻身上來徹底翻身，不能入學，這固然是客觀的事實，但問題的嚴重性，在我們作教育工作的人，包括幹部、教員，大家或多或少，對這個問題缺乏正視，或根本沒有正視這個問題去努力解決。

在興縣這次座談會中，很多同志說：「過去是誰來教誰」。大多數學校，沒有以階級成份爲標準來調查各階層學童入學失學情況，對入校學生也未注意了解他的階級、本質，作爲進行教育的基礎。相反，有的對失學的根本未過問，有的對入校生只是爲調查而調查，實際沒有了解學生的成份究竟如何？如一完小、二十里鋪都反映，過去調查學生中沒有多少地主成份，而現在卻發現不少的地主成份。不僅沒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動員貧苦生入學，解決他們入學的困難，用一切方法在不妨礙其生產下組織學習，而且成了嚴重的脫離基本羣衆子弟的。如興縣東關的窮孩子們說：「一完小學生穿的整齊，掛的書包，吃的好，像個學生，咱們不敢去！」甚至於窮孩子去玩，就說：「看，窮孩子來了，小心偷咱們的東西！」在學生內部，「有錢子弟」送東西，送吃喝，拜識，窮孩子又窮，又髒，誰也瞧不起，沒有朋友，只得痛苦的離開學校。

在教員中，有的認爲富有子弟聰明，守規矩，學習好，是好學生，貧窮子弟笨，野，不守規矩，學習慢，於是不願接近他們，甚至認爲他們難於教育！沒有深刻體驗貧苦子弟在各種被壓迫的環境中才形成的特殊性格，內心存在深刻的痛苦，更未了解他們具有反抗不平，爭利等純潔的階級本質，而比一切他們接受革命道理快，而且堅定的階級的。我們口頭說，教育爲人民服務，而實際爲基本羣衆服務，給了我們汗頭，使我們一撮學生。

當興縣座談會的同志們，大部份參加了座談會的教員都說：主要的思想進行了一致的東西，有的似乎也有結果，但實際一完小的有的，興縣一完小地主子弟說：「我家的土地只出了四分半，勞力就分了四成，怎麼說有的」，是對了公費的取消，覺得痛惜，同情，覺得惋惜。在動員課士時，老百姓子弟但望幹部子弟，幹部子弟也不願去，怕當士吃苦，沒「前途」。雖然口頭說是對的，但反正不去。我們知道，也有別的學校，動員士兵，結果像這樣呢？爲什麼有些同志說的形形色色，這樣過去，正如有些教育不重視的，而未講一思想教育，點滴調查研究學生的階級出身、具體思想，具體正確的進行教育。

綜上所述，可知行署最近指示，貫徹階級路綫，使小學確定爲基本羣衆子弟服務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固然，有的同志也有精神幫助貧苦子弟，不論日夜，也是同樣的，是否能夠把工作做好？工作的主流是本身的問題，認識上很明確了，我們能否把工作做好呢？成功是加以研究，也應該找出其中的地方，校當作方便提把半日班、夜校，是微小的，辦的有其效果，工讀班，共有的地方一定辦，全是貧苦的，成份不入學，有些是爲了遇兵入學，這樣在眞正幫助羣衆子弟思想文化翻身上是存在很多問題。爲基本羣衆服務，是必須貫徹的方針，又是很不容易的，但這還是一個艱苦的細緻的教育組織過程的工作，作發了很大的人力，別的不易徹底，教育工作今天在晉綏軍區，力量不足、敵人的條件下，困難的然要多，但是目前的情況，引起我們深刻的警惕，如不用必要的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將使這一錯誤的量遭受不可彌補的損失。因此，我們必須一、教育實際工作的標題、檢查工作的各項，把教育工作的具體任務，貫徹小學教育的階級路綫，常常作檢查，擱置不管，是有害的。

二、切實檢查工作，興縣教員座談會，大家對是個例子，教育幹部在會前的準備，是基本羣衆子弟路綫，的觀念、負責、檢查已經有了初步，我們的思想上也認識之明確。

和提高一步，還是用具體的辦法和教員的幹部，思想的實際，提高貫徹正確的小學教育方針，也找出路線，先在小學搜集材料，交換意見，然後召集會議，討論，以至於全縣的大會，經過才能有具體的思想，成熟性，才有現在教育的代表，幫助改進工作，指示已提出今年，行署四五六月已發出各縣各種，四月開始動員大檢查，紀念日，應作一次工作來檢討，我們從實際工作方針、路綫和思想，過去工作是一個、經驗和思想的，我認爲只有確實把幹部、全體教員和學生動員起來，才能特別深入實際，提高思想、檢查工作中，和解決具體問題。

三、檢查工作中，要結合不同環境條件，各學校的具體的研究，不同的教育的具體環境，研究我們的思想水平，因此必須作成一個具體的研究，解決思想和工作，也必須進一步解決我們的思想實際的問題，仍會流於自然的困難。至於如何解決，我想在檢查中也有好的辦法，以上意見，敬希批評。

拉着毛驢回來了

黎辛

杜翻倉到瓦窯開會，向地主惡霸清算的那天（詳見本報三月二十八日一版新聞及通訊），杜翻倉的老婆領着她六歲的女兒站在她家窯頂上，直向二十多里以外開大會的村子望去，她的心恨不得一眼望穿山梁……。

她惦念着杜翻倉，今天會不會像三年前一樣，再被地主惡霸打的血染全身，打成殘廢呢？

我記得早飯是杜翻倉叫我在他家吃的，他婆姨難過高興的問我：「老李，這次他去開會不要緊吧？」杜翻倉說：「放心吧，惡霸敢動咱一根毫毛，咱就敢剁掉他的手指頭！」杜翻倉的婆姨聽了這話笑了，她說：「能報了這冤仇可就好啦！」

可是當杜翻倉開會去以後，她一想起惡霸毒打杜翻倉的兇相，又不放心了。眞的杜翻倉和窮苦人們能鬥倒地主惡霸，能伸了冤，報了仇，能翻了身嗎？

她一直向開會的方向看去，心不安地跳着。

在開大會的地方，杜翻倉向毒打過他的惡霸伸了冤報了仇，作了清算鬥爭，又分了地主惡霸的土地、財產。杜翻倉倆伴着他村的羣衆高興的回來了，他手裏還牽着分下的毛驢。

當杜翻倉的婆姨看到他們遠遠的回來時，她伸着頭瞧着杜翻倉，當她看見杜翻倉，再不像以前血染滿身地抬回來，而是挺着胸脯，笑着回來了，手裏牽着一條毛驢時，她高興的想道：「如今，眞的窮苦人翻起身來了，有錢的人也不怕他惡霸了。」她又笑着對六歲的孩子說道：「看，你爹回來了，那拉毛驢的……。」

四月五日於龍見會

土地回家來

詞：軍民　曲：挺蘇

D 2/4　（稍慢）

6·6656 | 1̇7 6 | 5·5655 | 23 6̣ |: 2·7222 | 31̇76 |

地　是農民的　地　田　是農民的　田　都　叫黑心的　地　主
　　　　　　　　　　　　　　　　　　收　下的　　　　糧　食

5̣7 2·5 | 52321 | 7̣6̣ 5̣ | 5 7̣ | 2·5 7̣6̣ | 5̣— :||

霸　佔　去　就　把　農　民　剝　呀　剝削　乾
不　見　面　窮　窮　受　窮　受　呀　受飢　寒

（過門）

(2·7̣ 2 | 31̇ 76 | 5 7̣ | 52321 | 2·5 7̣6̣ | 5̣— |)

（稍快有力）

6 6 | 1̇5 60 | 5 5 | 63 20 ||: 223 21 | 7̣6̣ 5 |

窮　根　要翻　斷　世　事　要翻　轉　丟了的　土地　收回　來
　　　　　　（漸慢）　　　　　　　　得到了　土地　勁生　產

7̣6̣ 5̣ | 5 5 | 2·5 7̣6̣ | 5̣— :||

誰傳　要　劃　翻　吃　呀　吃不　開
勞　動　人　民　把　呀　把身　翻

蔣區民謠三則

凡　輯

——綏遠謠——

捐稅重，捐稅重，
十隻雞狗九隻橫，
十個壯人九個兒，
十隻箱子九隻空。
捐稅重，捐稅重，
好男賣掉分家做，
好女賣掉嫁時衣，
老娘只留一張皮。

——四川謠——

縣長肥如油，
保長壯如牛，
甲長賽山狗，
百姓淚長流。

——上海謠——

天上來，
黃金滿屋堆，
地下來，
珠寶車馬載，
人間苦哀哀，
八年當頭倒轉來。

對於防、治腦膜炎的意見

顧衆康

一、積極防疫，救治，破除迷信

自帶樂發現急性腦膜炎病後，我們即組織醫療組，趕往救治，在寨村我們檢查了四個患病已久（十一——三十多天）的小孩，體溫在三十九度左右，面黃白，瞳孔放大，不思飲食，身體消瘦，頭部強直，已經處於衰竭期間，其中一個病若延緩六七天即死亡。我們在給救中，有一個叫馬九換的女子，經川鎮給治療後，恢復了，發作，病勢太重，黃改牛的老婆突然患了此病，當一點鍾後即吃了藥，去，直昏迷了一夜，經川鎮服藥後，亦痊癒，十四天中，我們共治好九個村的二十多人。以上證明：急性腦膜炎是可以救治並能減少和避免死亡的。

此病是腦病，並且死的很多，所以容易神話，有「瘟神」，所以有些羣衆說這是「鬼病」，他們說：「該死的逃不過。」於是就聽天由命，甚至請「巫神」看，結果就誤了很多寶貴的生命。因此，我建議：衛生部門應盡量抽調醫務人員，組織醫療隊，分往病區救治，要多帶些藥，帶此病者，在十歲以上的即需磺（三十——五十片）。同時，各地幹部應注意反迷信宣傳及衛生教育。

二、地方政府、機關應引起重視

臨縣自一月份發生此病至今已三個月了，蔓延了六十多里，四十餘個村，死亡數目字很大，（約在七十人以上）單是溜村即死三十五人，當地政府卻不分下去，土地上就死去了。此種病症雖已流行一月份了，二月份才提出來，但仍不重視，而縣級機關尚未設法救治、死人不少，病區學校、交通、衛生組織，仍照常進行。

但我們去後，二區、三區的病人都很多，據二區公所同志說：「不知道有這個病，我們看不見得不到病人」？通知、親自去，一下鄉，就不知道的。應重視，引起嚴重注意，因此，我建議：縣政府、各地應加緊防疫委員會、機關，指派專人負責、除醫生救治外，組織防疫，積極加強防疫工作。